

王明蓀主編

古代歷史文化

研究
輯刊

十六編 第十三冊

歐陽修的飲茶生活

蔡佩珈 著



古代歷史文化

研究
輯刊

十六編

王明蓀主編

第13冊

歐陽修的飲茶生活

蔡佩珈著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歐陽修的飲茶生活／蔡佩珈 著 — 初版 — 新北市：花木蘭文化出版社，2015〔民 104〕

目 2+148 面；19×26 公分

（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十六編；第 13 冊）

ISBN 978-986-404-757-4（精裝）

1. 生活史 2. 茶藝 3. 北宋

618

105014265

ISBN-978-986-404-757-4



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

十六編 第十三冊

ISBN：978-986-404-757-4

歐陽修的飲茶生活

作 者 蔡佩珈

主 編 王明蓀

總 編 輯 杜潔祥

副總編輯 楊嘉樂

編 輯 許郁翎、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

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

社 長 高小娟

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

電話：02-2923-1455／傳真：02-2923-1452

網 址 <http://www.huamulan.tw> 信箱 hml810518@gmail.com

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

初 版 2016 年 9 月

全書字數 117233 字

定 價 十六編 35 冊（精裝）台幣 68,000 元

版權所有・請勿翻印

歐陽修的飲茶生活

蔡佩珈 著

作者簡介

蔡佩珈，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畢業，東吳大學歷史學系研究所碩士，現為文字工作者。著有歷史研究論文《歐陽修的飲茶生活》，相關文章〈論唐宋飲茶文化〉等。

提 要

歐陽修一生飲茶無數，舉凡北宋當時著名的大小龍團、鳳團，以及雙井、揚州等茶，他都曾品飲並著有相關詩文，且因任官位高的關係，其所品飲的茶，大多是當時的精品。

宋代所出產的茶型大抵可分為團茶、散茶兩類，其中團茶精品主要出自福建鳳凰山的北苑茶園。該茶園所出產的團茶，於宋代初期有龍、鳳團和小龍團等，但由於產量稀少等原因，使團茶在當時可說是極為貴重。歐陽修因交友廣泛，且深受皇帝賞識，故曾被賜贈了數種團茶精品，然而，因精品團茶極為珍貴的關係，使其「不敢輒試」，品嘗的次數自然也就不多。

相較於團茶的盛行，散茶在中國的發展時間雖長，但在喜好茶味重、講求茶之製作工藝細緻繁複的宋代，其反而較不被人所重視。直到品質可與團茶相比的雙井等茶出現，加之價格較團茶便宜，且沖泡方式可選擇方便的淪泡法等因素，散茶才開始為人所青睞。歐陽修因受人贈送及職守等關係，曾接觸過不少散茶，並於詩文中多有提及。而由於受到文人推崇的關係，茶在宋代民間風行的情況熱烈，尤其是有文人寫詩文傳誦的茶品，更是會被世人瘋狂追求，因此，在歐陽修所寫的茶詩、茶文，亦有不少描寫當時世人瘋狂追求名茶、好茶的部分。

茶在宋代社會文化上所扮演的角色，包含交友及養生療病等層面。宋代文人之間常以茶及相關的物品，包含茶具、茶詩、茶文等，作為聯繫彼此友誼的贈物。歐陽修因交友廣泛的關係，常與友人互贈茶等物品，其中，又以梅堯臣、蔡襄等人與其交往最為密切，所流傳下來的茶詩、茶文頗多。而除了梅、蔡二人之外，歐陽修亦有與其他文人及道佛者以茶相交，這點可從雙方所流傳下來的詩文及書信中看出。

茶除用於交友外，亦可用於養生療病。有關茶的養生療病功效，不少醫療典籍中皆有記載。從歐陽修與友人之間的交往書信中我們可以發現，他的身體健康狀況並不佳，尤其是在晚年，其頗受眼疾與渴淋等病症所困擾，而茶因為成分的關係，可用於治療白內障等眼疾、渴淋（糖尿病）以及嗽喘等病症，故可由此推斷，歐陽修嗜飲茶的原因，與茶對其病症的控制，有很大關係。



目

次

第一章 緒 論	1
第一節 研究動機	1
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	3
第三節 研究方法、目標與資料使用	5
第二章 歐陽修與茶的緣分	9
第一節 歐陽修與團茶	9
第二節 歐陽修與散茶	23
第三章 歐陽修以茶會友	31
第一節 歐陽修以茶與其他文人、道佛者相交	31
第二節 歐陽修與梅堯臣以茶相交	38
第三節 歐陽修與蔡襄以茶相交	48
第四章 歐陽修的健康狀況與茶之養生療病功效	53
第一節 茶的養生療病功效及泡茶用水之選擇與影響	53
第二節 歐陽修的身體健康狀況與其詩文中所言 之茶功效	65
第五章 結 論	71
附 錄	75
附錄一 北宋團茶（片茶）產地分布圖	75
附錄二 北宋散茶產地分布圖	76
附錄三 北宋六榷貨務分布圖	77
附錄四 北宋十三山場分布圖	78
附錄五 北宋建州茶產地與負責受納建州茶之榷 貨務位置圖	79
附錄六 《歐陽修全集》及日本天理大學所藏之歐 陽修九十六篇書簡中茶詩、茶文及相關之 詔令、奏議、書簡一欄表	80
徵引書目	87
附錄一 論唐宋飲茶文化	93
附錄二 從茶書、茶文看唐代飲茶文化	113

第一章 緒 論

第一節 研究動機

中國飲茶文化的發展歷史，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時代。唐·陸羽《茶經》

〔註1〕記載：

茶之爲飲，發乎神農氏，聞於魯周公。〔註2〕

此段敘述闡明中國飲茶文化始自上古三皇時期，並於西周周公當政後開始流傳各地之觀點，但此觀點有其不確定之處，而這不確定之處乃是在於神農氏本身。

有關中國農業的發展，包含茶、稻、粟、桑蠶以及中藥材的種植使用等方面之起源時間，大多會被追溯至上古時期，代表人物首推三皇傳說中的神農氏。然而，因沒有找到相關文物（含文字記載以及出土器物等）可以證明神農氏確實存在過，所以，關於中國農業發展源自神農氏的論點，至今仍不足以爲人所採信。在此情況之下，有關中國飲茶文化起源時間的研判，就只能依靠各朝的文字記載，包含正史、詩文、小說、醫書……等書面資料，以及考古出土的器物形式、出土層之相關資料來進行考析判定。

中國飲茶文化的發展，如就茶開始出現於書面記載中的時間來進行判

〔註1〕〔唐〕陸羽等著，宋一明譯著《茶經譯著（外三種）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。

〔註2〕〔唐〕陸羽等著，宋一明譯註，《茶經譯註》（外三種），《茶經》，〈六之飲〉，頁38。

斷，則始於先秦這點是可以確定的。而飲茶文化發展的興盛時期，主要乃在唐宋以後，最明顯的證據莫過於相關茶具之考古發現，以及茶書、茶文、茶詩……等，與茶相關的專書文章數量之增加。

飲茶興於漢唐，盛於兩宋，到了元代末期，開始出現了製茶與品飲方式的變化，此一變化發展至明清時期，才正式形成我們現在的飲茶方式。在如此漫長的發展過程中，有不少茶人、茶書、茶詩、茶文，以及茶謠（茶歌）、茶句殘篇等出現於世，其中光是北宋，就有歐陽修、蔡襄、梅堯臣、蘇軾、蘇轍、范仲淹等著名茶人。

所謂茶人，有三種定義：好茶之人、製茶之人、好茶且對茶有一定的認知，並有茶詩、茶文或茶書傳世之人。此三種說法為歷代對茶人的定義，而本論文所採之茶人定義，則為最後一種。

宋朝因施行榷茶法的關係，導致多數人（尤其是百姓）所能取得茶的管道狹隘，相較於此，為官者取得茶的方式較多，除受友人贈予之外，亦有可能於大型節慶舉行或者辭官歸鄉時，受皇帝推恩賜茶。在這當中，歐陽修與貢茶的關係密切，是僅次於蔡襄等曾任茶官者，加之其對宋代飲茶文化的影響，故其所寫的茶詩、茶文雖然不是宋代茶人中最多的，卻頗具研究價值。

在後人所合輯之《歐陽修全集》〔註3〕中，計有與茶相關的詩十七首、記三篇、序一篇、跋一篇、錄二條、書簡十七篇、詔令（含敕書、宣令等）二十二篇、奏章劄子二篇，共計六十五篇首條。〔註4〕另外，近年來的最新發現，由日本天理大學所藏的歐陽修九十六篇書簡中，亦有與茶相關之書信共四篇。〔註5〕這些詩文書信中所提到之與茶相關的內容包括茶名、茶型、茶具，以及茶的採製方式、賜贈、茶政詔令……等，除能夠從中了解到宋代茶葉的製作工藝外，亦可得知該時代對茶的品質追求，以及文人以茶相交以茶養生療病的情況，因此本論文以《歐陽修的飲茶生活》為題，藉歐陽修的茶詩、茶文，以及前後朝代所出的茶書、正史等資料，論述宋代茶文化的發展，歐陽修與團、散茶的緣分關係和其以茶會友、以茶養生療病的事蹟。

〔註3〕〔宋〕歐陽修撰，李逸安點校，《歐陽修全集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2009年。

〔註4〕詳情請參照附錄六。

〔註5〕詳情請參照附錄六後半，〈日本天理大學所藏之九十六篇書簡中，含茶部份書信〉一欄。

第二節 前人研究回顧

中國飲茶文化發展之課題在海峽兩岸及日本等國，皆有研究文章出現，之所以會如此；主要原因在於飲茶文化，尤其是唐、宋時期的中國飲茶文化，對日本等國後來的茶道文化影響深遠，加之宋末元代，開始出現今日飲茶方式的雛形，而宋人的飲茶風氣，又與當時社會文化，包括思想、交遊、養生療病等方面有所牽連，因此才會引起多方的注意、研究。

在台灣，研究宋代茶文化的專著不多，碩士論文部分有下列四篇：林麗玲《蘇軾詠茶詩研究》（玄奘大學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，2009）、〔註6〕徐佩霞《陸游茶詩探究》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，2009）、〔註7〕黃信榮《蘇軾茶文學研究》（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，2007）、〔註8〕余玥貞《唐宋時期的茶知識與飲茶文化——一個生活史的研究》（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7），〔註9〕其中，前三篇的內容乃是與蘇軾、陸游兩人的飲茶生活及詩文有關，故在此不多作討論。相較於前三篇，余玥貞《唐宋時期的茶知識與飲茶文化——一個生活史的研究》一文，將唐宋時期的飲茶知識、與茶相關的醫藥記載、茶樹的種植法，以及茶書、茶禮、茶坊茶肆之發展和時人的飲茶生活等做了詳細分析與解釋，是近年來研究唐宋飲茶文化的重要研究文章與參考依據之一。

此外，大陸所出版的部分或全本研究關於宋代飲茶文化專書，以沈冬梅所著作之《茶與宋代社會生活》〔註10〕（台灣書名為《宋代茶文化》）內容最為詳細。該書將宋代飲茶文化分成茶藝，以及茶與政治生活、社會生活、文化、詩詞等部份，又將這些部份細分為製茶、飲茶、茶具、貢茶、賜茶……等，共四編十二章三十五節，除去部分章節內容較為簡略之外，本書將整個宋代飲茶文化的面貌介紹給讀者，是研究宋代飲茶文化的重要參考書籍。

至於在歐陽修與宋代飲茶文化關係的研究專論方面，大致可分成兩類：

〔註6〕 林麗玲《蘇軾詠茶詩研究》（玄奘大學中文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，2009年）。

〔註7〕 徐佩霞《陸游茶詩探究》（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，2009年）。

〔註8〕 黃信榮《蘇軾茶文學研究》（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班碩士論文，2007年）。

〔註9〕 余玥貞《唐宋時期的茶知識與飲茶文化——一個生活史的研究》（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7年）。

〔註10〕 沈冬梅，《茶與宋代社會生活》，北京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。

一是在研究歐陽修的交友關係時，將茶與歐陽修及其友人之間的關係寫在文章中。此類文章主要有歐明俊的〈歐陽修與蔡襄〉，〔註11〕該文內容除了提及歐陽修與蔡襄兩人之間的淵緣，包括同為直言敢諫的諫臣、反對晏殊設宴邀約賞雪、兩家關係交好之外，也寫到歐陽修為蔡襄〈茶錄〉作序、跋，以及兩人互贈茶、泉、硯、墨等事。但由於此文寫作的方式類似於條列式，導致部分內容出現說明不甚清楚之情況。

除上述文章之外，邱瑰華所撰之〈歐陽修與梅堯臣交遊繫年〉，〔註12〕亦是屬於此類型的文章。該文將歐陽修與梅堯臣二人在交遊時所著的詩文都歸納於編年中，並提及歐、梅二人關於茶的和詩，是研究歐、梅二人交遊情形的重要資料。由於採取類似於年譜寫法的關係，使讀者在閱讀此文章時，對歐、梅二人的交遊情況得以有系統之認識。然而，也因為本文文體近似年譜，只談及兩人的年歲、任官、交遊作品等資訊，故只能做為史料蒐查時的輔助資料，不得直接轉引。

另一類討論歐陽修與宋代飲茶文化的論著，則是從歐陽修本人所著之詩文進行研究，此類文章較多，例如凱亞〈歐陽修品茶詠茶軼事〉、〔註13〕劉德清〈歐陽修詠茶詩的文化意蘊〉、〔註14〕錢時霜〈歐陽永叔與茶〉〔註15〕及〈歐陽修與茶（續）——兼論六一居士對茶文化的貢獻〉〔註16〕等，都是屬於這類。其中，凱亞所撰〈歐陽修品茶詠茶軼事〉一文，因內容著重於歐陽修的號「醉翁」與醉翁亭、醒心亭上，對其品茶詠茶一事只談寥寥數句，故在此不多作討論。

劉德清所撰〈歐陽修詠茶詩的文化意蘊〉，內容乃從茶詩的出現開始談起，提及《詩經》中已有詠茶民歌，至西晉時開始有意義完整的詠茶詩出現，

〔註11〕 歐明俊，〈歐陽修與蔡襄〉，《福建論壇（文史哲版）》1998年第04期（福建福州：福建社會科學院，1998），頁72～73。

〔註12〕 邱瑰華，〈歐陽修與梅堯臣交遊繫年〉，《滁州學院學報》第13卷第3期（安徽滁州：滁州學院，2011），頁6～9+11。

〔註13〕 凱亞，〈歐陽修品茶詠茶軼事〉，《農業考古》1996年第4期（江西南昌：江西省社會科學院，1996），頁288。

〔註14〕 劉德清，〈歐陽修詠茶詩的文化意蘊〉，《農業考古》2007年第2期（江西南昌：江西省社會科學院，2007），頁114～117。

〔註15〕 錢時霜，〈歐陽永叔與茶〉，《福建茶葉》1986年第1期（福建福州：福建省茶葉學會，1986），頁40～42。

〔註16〕 錢時霜，〈歐陽修與茶（續）——兼論六一居士對茶文化的貢獻〉，《福建茶葉》1992年第4期（福建福州：福建省茶葉學會，1992），頁39～43。

一直談到歐陽修與茶的關係，內容詳盡，舉證歷歷，同時其對所舉詩句進行了詳加考查和註解，是一篇頗具參考價值的文章。唯一缺失是其所舉的詩詞，未能註明出處，使讀者在查找資料時，需耗費不少時間。

除上述文章之外，比較值得注意的文章，尚有馬舒所撰〈煩心渴喜鳳團茶——歐陽修和建茶及其消渴症〉〔註17〕，該文之所以值得注意，乃是因為作者從歐陽修〈感事〉一詩中的『煩心渴喜鳳團茶』，以及其他詩文中提到的渴飲狀況，推斷出歐陽修應似患有糖尿病，也就是其標題所說的消渴症。該文中也提到宋仁宗與當時的茶官會給予歐陽修特別關照，就是因為歐陽修的消渴症很嚴重。但由於文中論述過於簡潔，且多處引用詩文並未提及著作年代，所提之內容部分有誤的關係，故在引用此文時，尚需對照歐陽修等人的生平年譜，以免有誤。

相較於上述三篇，錢時霜所寫的〈歐陽永叔與茶〉及〈歐陽修與茶（續）——兼論六一居士對茶文化的貢獻〉兩篇文章，就比較清楚地描述出歐陽修與茶的關係。在〈歐陽永叔與茶〉一文中，作者將歐陽修所作的茶詩、茶文明確分成四大項——詩、序、書、文來進行討論，其中在詩這一方面，又以龍鳳團茶、雙井茶及揚州茶等分別論述，是此文中論述最為詳盡的部分。至於〈歐陽修與茶（續）似兼論六一居士對茶文化的貢獻〉一文中所論述的內容，則是延續前篇，針對歐陽修對茶及陸羽的推崇、與蔡襄的交往和其所書之茶葉詔令等方面進行說明，從點到面來論述歐陽修對茶文化的貢獻。

最後，筆者要特別指出的是，以上各篇研究文章的頁數大多不超過五頁，因此雖然各篇論述的內容廣泛，但在對歐陽修以茶與朋友交往的情形、飲茶與養生療病，以及其手上所擁有的茶葉類型等方面，並沒有進行深入討論，故給予了筆者進一步研究的空間。

第三節 研究方法、目標與資料使用

本論文藉由對《歐陽修全集》、《梅堯臣集》、〔註18〕《蔡襄集》〔註19〕等

〔註17〕馬舒，〈煩心渴喜鳳團茶——歐陽修和建茶及其消渴症〉，《福建茶葉》1998年第1期（福建福州：福建省茶葉學會，1998），頁48。

〔註18〕〔宋〕梅堯臣著，朱東潤編年校注，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年。

〔註19〕〔宋〕蔡襄著，陳慶元、歐銘俊、陳貽庭校注，《蔡襄全集》，福州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9年。

文集中，與歐陽修飲茶生活相關之詩、詞、文進行分析，配合正史《宋史》，〔註20〕前人所著茶書《茶經》、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、〔註21〕《東溪試茶錄》、〔註22〕《北苑別錄》，〔註23〕筆記《夢溪筆談》、〔註24〕《畫墁錄》〔註25〕等內容與茶相關之一手資料，並配合現代學者對茶的各項分析探討結果，將飲茶文化與宋代文人的各個生活層面作聯繫，用以了解茶對宋代文人文化的影響。

《歐陽修全集》（本論文採用李逸安點校版本）的內文因並非於寫作同時就集結成冊，而是由後人陸續整理成書，因此導致了先行整理本一旦遇到戰亂，就極有可能遭戰火損毀的情況，後來的整理本也會因前本損毀之故而出現部分內容未被載入，近年發現的，由日本天理大學所藏之九十六篇書簡，正是其中一例。〔註26〕此外，因歐陽修於任官時曾對宋仁宗上言，以及協助發布有關茶法的相關政令，故《歐陽修全集》中亦有收載其所負責的相關詔令條目，〔註27〕但由於茶法制定及其相關詔令等方面與本論文的主題不合，遂在此不多加討論。

除《歐陽修全集》外，本論文亦參考了《梅堯臣集》和《蔡襄集》等文集裡，與歐陽修有關之茶詩、茶文。其中，《梅堯臣集》即為《宛陵集》，本論文所採用的版本為朱東潤編年校注，上海古籍出版社發行之版本。該書的內容詳盡，但因部分內容並未完全按編年順序編寫，故需參考顧大朋〈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補正〉，〔註28〕以免出現時間性的引用錯誤。

在唐、宋茶書方面，首推陸羽《茶經》。《茶經》是茶聖陸羽將唐代以前各朝有關茶的事情，包含造茶、用水、飲茶方式、茶具、茶葉產地等層面詳加介紹說明之書，是研究唐代飲茶文化的重要參考資料之一，而唐宋飲茶文

〔註20〕〔元〕脫脫等編著，《宋史》，台北，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。

〔註21〕〔宋〕熊蕃，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，收錄於阮浩耕、沈冬梅、于良子點校注釋，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（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99年），頁100～113。

〔註22〕〔宋〕宋子安，《東溪試茶錄》，收錄於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，頁71～76。

〔註23〕〔宋〕趙汝礪，《北苑別錄》，收錄於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，頁116～130。

〔註24〕〔宋〕沈括，《夢溪筆談》，北京，團結出版社，2002年。

〔註25〕〔宋〕張舜民，《畫墁錄》，收錄於趙維國整理，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著，《全宋筆記》，鄭州，大象出版社，2006年。

〔註26〕天理大學所藏之九十六篇書簡，今已由東英壽教授於其研究文章中明列出來。詳情請參照〔日〕東英壽，〈新見九十六篇歐陽修散佚書剪輯存稿〉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第一百零五期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1～29。

〔註27〕詳情請參照附錄六。

〔註28〕顧大朋，〈《梅堯臣集編年校注》補正〉，《古籍整理研究學刊》2012年第6期（吉林長春：東北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，2012），頁52～59。

化因屬連貫傳承的關係，故在研究宋代飲茶文化時，此書亦可作為參考資料。

相較於《茶經》，宋代茶書大多談及茶的類型與製作方式，其中熊蕃在《宣和北苑貢茶錄》裡，將產於建州（今福建建寧一帶）的北宋貢茶按品等介紹，介紹的內容包括茶型、尺寸大小、樣式等；宋子安的《東溪試茶錄》則是將福建北苑茶園中的官焙作了介紹，並對製茶方式作了解說。於此二書之後，趙汝礪所著之《北苑別錄》，更是將北苑貢茶的製茶方式、茶類綱次等，說明得更加詳細。而也因為記載詳細的關係，使這些茶書在對討論宋代貢茶方面，尤其是北苑貢茶部分，是相當有幫助的。此外，沈括《夢溪筆談》中，亦有與茶相關的記載。該書所記載之與茶相關的內容，主要是在榨茶法方面，而榨茶法對宋代文化的影響層面雖然只在茶葉販賣收購上，但也由於此法與茶專賣有一定關聯性存在，故在本論文中還是會稍微提及。

第二章 歐陽修與茶的緣分

歐陽修與茶之間的緣分關係，可從其詩文中看出端倪。在由後人所整理而成的《歐陽修全集》中，提及茶的詩、文、書信總共有六十五篇首條，當中包含了詩十七首、記三篇、序一篇、跋一篇、書簡十七篇、錄二條、詔令（含敕書、宣令等）二十二篇、奏章劄子二篇，如扣除掉詔令、奏章等類型的文體，則提及茶名、茶產地與製茶情形的詩文共十八篇首條，包含詩八首、記一篇、序一篇、書簡六篇、錄二條。^{〔註1〕}

從這些詩文中我們可以看出，茶在北宋社會、朝廷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當時製茶、飲茶的方法與社會追求好茶之情形等。

第一節 歐陽修與團茶

在現今社會中，歐陽修嗜茶的事蹟雖不比其嗜酒來得為後人所熟知，但實際上，歐陽修與茶的關係相當深遠。在其所著並由後人整理集結而成的《歐陽修全集》，以及近年來被發現，藏於日本天理大學之歐陽修與其友人往來的九十六篇書簡裡，和茶相關的，包含水品、茶具等事物的詩文書信共二十餘篇首，而在這當中，有提及團茶的詩文，又大約有十餘篇首。

歐陽修一生當中所擁有的，以及常飲用的茶中，以團茶為最，當中又以「北苑貢茶」所佔的比例最高，因此筆者擬先討論北宋福建北苑貢茶的緣由，再從中探討歐陽修與貢茶的緣分關係。

宋代各路每年所上貢的物品種類眾多，茶也包括在內。據《宋史》〈食貨

〔註1〕詳情請參照本文後面附錄六。

志》記載，「歲賦之物其類有四，曰穀，曰帛，曰金鐵，曰物產是也。……物產之品六，一曰六畜，二曰齒革翎毛，三曰茶鹽……。」，〔註2〕此段說明了茶在宋代是物產課稅的項目之一。

宋代課稅方式主要是承襲自唐代中期以後，以實物繳納爲主的兩稅法，然而，於茶一項的課稅分成了針對邊疆貿易的茶馬法，以及承襲於唐代的茶稅法兩種，換言之，茶的課稅方式與其他物品不同，屬單獨一個課稅體系。

有關茶稅法方面，宋代主要分成園戶和一般茶戶兩部分。據《宋史》〈食貨志〉記載：

在淮南則蘄、黃、廬、舒、光、壽六州，官自爲場，置吏總之，謂之山場者十三；六州採茶之民皆隸焉，謂之園戶。歲課作茶輸租，餘則官悉市之。其售於官者，皆先受錢而後入茶，謂之本錢；又民歲輸稅願折茶者，謂之折稅茶。〔註3〕

舊茶園荒薄，采造不充其數者，蠲之。當以茶代稅而無茶者，許輸他物。〔註4〕

由上述二段資料可知，宋代榷茶園戶（即官方所掌控的種茶農戶）因是官方給予本錢的關係，故其所產的茶，多作爲納稅上貢之用，少部分則販售給朝廷所認定的專賣茶商或交予茶官，園戶本身並沒有支配茶葉買賣的權利。至於一般茶戶，因其上繳茶葉乃是爲了折抵稅額，故本身對茶葉擁有支配權。這種爲折稅而上貢的茶，於正史中被稱爲「折稅茶」。

折稅茶，按《宋史》上所列的數字來看，當時本場（即江南、兩浙、荊湖、荊門、福建一帶，共三十一州五軍的榷茶園戶）所課稅出鬻之數量，一年約八百六十五萬餘斤。至於山場（即淮南一帶六州十三場之茶戶）所受納的折稅茶數目，總約一千四百四十二萬斤。〔註5〕沈括《夢溪筆談》〈本朝茶法〉亦有提到：

國朝六榷貨務、十三山場，都賣茶歲一千五十三萬三千七百四十七

〔註2〕〔元〕脫脫等編著，《宋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88），卷一百七十四，志卷第一百二十七，〈食貨上（二）〉，頁1987～1988。

〔註3〕〔元〕脫脫等著，《宋史》，卷一百八十三，志卷第一百三十六，〈食貨下（五）〉，頁2122。

〔註4〕〔元〕脫脫等著，《宋史》，卷一百八十三，志第一百三十六，〈食貨下（五）〉，頁2123。

〔註5〕〔元〕脫脫等著，《宋史》，卷一百八十三，志第一百三十六，〈食貨下（五）〉，頁2122～2123。

斤半，祖額錢二百二十五萬四千四十七貫一十。

其六榷貨務，取最中，嘉祐六年，拋占茶五百七十三萬六千七百八十六斤半，祖額錢一百九十六萬四千六百四十七貫二百七十八。荊南府……受納潭、鼎、澧、岳、歸、峽州、荊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。漢陽軍……受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。蘄州蘄口……受納潭、建州、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。無爲軍……受納潭、筠、袁、池、饒、建、歙、江、洪州、南康、興國軍片散茶共八十四萬二千三百三十三斤。眞州……受納潭、袁、池、饒、歙、建、撫、筠、宣、江、吉、洪州、興國、臨江、南康軍片散茶共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二百六斤。海州……受納睦、湖、杭、越、衢、溫、婺、台、常、明、饒、歙州片散茶共四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十斤。

十三山場祖額錢共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九十九貫七百三十三，共買茶四百七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一斤。光州光山場買茶三十萬七千二百十六斤，賣錢一萬二千四百五十六貫；子安場買茶二十二萬八千三十斤，賣錢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九貫三百四十八；商城場買茶四十萬五百五十三斤，賣錢二萬七千七十九貫四百四十六。壽州麻步場買茶三十三萬一千八百三十三斤，賣錢三萬四千八百一十一貫三百五十；霍山場買茶五十三萬二千三百九斤，賣錢三萬五千五百九十五貫四百八十九；開順場買茶二十六萬九千七十七斤，賣錢一萬七千一百三十貫。廬州王同場買茶二十九萬七千三百二十八斤，賣錢一萬四千三百五十七貫六百四十二。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四斤，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。舒州羅源場買茶一十八萬五千八十二斤，賣錢一萬四百六十九貫七百八十五；太湖場買茶八十二萬九千三十二斤，賣錢三萬六千九十六貫六百八十。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，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；王祺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十七斤，賣錢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；石橋場買茶五十五斤，賣錢三萬六千八十貫。〔註6〕

〔註6〕〔宋〕沈括，《夢溪筆談》（北京：團結出版社，2002），卷十二，〈官政（二）〉，頁145～148。又見收錄於阮浩耕、沈冬梅、于良子點校注釋，《中國古代茶葉全書》（杭州：浙江攝影出版社，1999），〈本朝茶法〉，頁84～86。